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十五回 春生錦帳婆媳聯床 變起家庭爺兒吃醋

話說楊太太見湘卿真個不曉得，頃刻露出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的一副尷尬面孔，咬牙道：「我昨夜不是向你說，得了新的不要忘了舊的，得了肥的不要忘了瘦的，你還記得麼？」湘卿道：「那是我斷斷不會忘掉的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總有點子信不過，你們男人家都是沒良心的。這會子說得何等像樣，等到一落過水，可就由你們大了。現在我先要你寫個憑據給我，等你沒良心起來，就好同你講話。」

湘卿道：「那很容易，我就寫一個永不負義憑據給你。尚然背約，恁你怎樣處治，我總俯首聽命，一拗都不敢拗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很好，你就寫罷。」

周湘卿索了張紙，執筆低頭，像科舉時代老童生應院試似的，唔嚙了好一會，才寫出一張憑據來。自己看了又看，改了又改，換張紙謄了個清楚，恭恭敬敬送給楊太太。

楊太太本是個著名女才子，各種門市小說，什麼《玉蜻蜓》、《雙珠鳳》、《果報錄》、《三笑四緣》之類，肚裡頭滾瓜爛熟倒背都背的出。看點子信札契單，是很在行的。接來一瞧，見寫的都是直言拜上的話，什麼「如果得新忘放，聽懲處治，決無異言」等句子，累牘連篇，不一而足。笑道：「怎麼男人家會寫出這不通的東西來。你也不想想，這種憑據，叫我好意思拿向人前去，請人家瞧麼。你還是有意給當我上不是？」

湘卿道：「不這麼寫麼，好妹妹，這東西我委實是第一遭兒寫，沒有識得體例，容我打聽人家，打聽明白了再寫如何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真是個飯桶，這是甚麼東西，也可以去打聽人家。我請問你，怎樣向人家張口呀？」

湘卿一想不錯，倒又呆了，半晌嚙嚙道：「好妹妹，怎樣寫法才合格？謝謝你，可否教給了我罷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你的話，真是越說越放屁了。好似我慣於收受憑據似的。你沒有寫過，我也沒有見過呢。你是第一道，我也不是第二遭呢。」

湘卿此時，宛如肩頭擱著只義袋，左也錯，右也錯，弄來弄去都是個錯。正不知怎樣才是，呆癡癡望著楊太太，一聲兒不言語。楊太太道：「怎麼不響了，你到底肯寫不肯寫？呆立一會子就過去了不成。」

湘卿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忒凶了，弄的我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寫又要我寫，寫了又叫不對，要打聽朋友，又說不好去打聽，問你又說是問錯了。你做了我時，試想想，難不難。」

楊太太見他說得可憐，不覺撲哧笑了出來，罵道：「真是飯桶，寫張憑據都不會，怎麼好做大事業。你別的不知道，借票總是瞧見過的。」

湘卿道：「借票是見過的。」楊太太道：「既然見過格式必定曉得的了，你就寫一張借票給我，上寫借到我一千塊洋錢。」

湘卿道：「我沒有借你過呀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怕我不曉得，你沒有借過我錢，只是有這麼一張借票在我處，你可就不敢忘恩負義了。尚有一朝疏遠我，我就執著憑據，問你要錢，不還我就到官府衙門告你。」

湘卿把舌頭一伸道：「噲噲，我可當不起。這樣的凶，怕的很，怕的很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你怕凶時，就不要得新忘故，我總不見會告你。」周湘卿此時，正在色慾昏迷之際，那裡顧及什麼利害，竟謹遵台命的提筆寫了一張借契，注明數目一千元。楊太太看過不錯，叫他簽了字，拿來收藏好了。自從這日起，湘卿到楊家，楊太太便叫巧寶陪侍著，自己托故避到鄰舍人家去，好讓他們兩個人鬼混。

看官，這周湘卿弔膀子一道，本是個超等名角。婦女的性情，他都能夠揣摩成熟。何況又有楊太太壯了自己的膽，什麼《水滸傳》的挨光《西廂記》的琴挑，一切老套都可以不必用。

巧寶又正情竇乍開時候，不過見了湘卿那副老氣橫秋的神情，要博到芳心可可，終有點子繁難。好在湘卿低頭伏小慣了的，趁沒人時光，做上幾回矮人，說上一泡軟話，不知不覺，早又弄上了手。從此周湘卿合楊太太、巧寶，婆媳聯床，通宵情話。朝朝暮暮，享受那天下希聞、古今未有的豔福。

看官，你道這老東西快活不快活，那知他在外邊快活，他的夫人也在家裡頭快活。湘卿的夫人，就是楊太太胞姊，妹妹兩人，性情本是差不多的。周太太見湘卿老不正經，和楊太太婆媳鬼混，混得融成一塊似的。勸過幾回，徒費唇舌。索性氣出肚皮，不去管他。這並不是他賢惠，因為周太太自己本也有點子個明不白事情，不過一竟還有點子顧忌，不敢公然放肆。現在見湘卿這麼著，自己落得快活快活。

周太太的相好，本是隆盛席店掌櫃郭鬍子，現在鬍子已經死去，由他的兒子小胡循例襲爵，與周太太續攀了相好。郭小胡妍識周太太，並不是愛吃老蟹，他也另有一層深意。因為湘卿兩個女兒，長名鳳姑，次名小燕，生的都很出色。小胡轉了好幾回念頭，沒有到手，因此想借著周太太，作一個終南捷徑，好漸漸由母及女，弄一個一箭三雕。

周太太是何等聰明的人，早知他醉翁之意，並不在酒。好在自己也不圖什麼永久相好，無非得過且過，博一個眼前風光。所以兩個人的交情，彼以假來，此以假應，宛如閱歷深沉的老嫖客，碰著了慣於狐媚的老妓。一片深情都是個假，於面子上卻都不肯說破，真是好看煞人。

論起周太太弔膀子本領來，比了湘卿，本是高超一著，毛頭小伙子，被他弔上鉤的，不知有到多少。他能夠把兩個女兒充作香餌，等到弔上了手，卻又禁的嚴嚴密密，不許相好和女兒近一近身。

郭小胡自周太太攀過相好後，暗中和鳳姑、小燕也時時擠眉弄眼，偷肆其弔膀子手段。鳳姑、小燕，見小胡面貌玲瓏，衣裳時路，也頗芳心可可。無奈這位慈堂，看管得嚴緊不過，一點子都不能放肆。

小胡見周太太手段悍辣，知道此事不能如願，便漸漸有些乏味起來，蹤跡稀了好些兒。周太太發急，叫人到隆盛席店，連請了兩回，小胡卻不過情，只得重行走動。

這日，小胡在店裡料理清楚了公事，換上一副行頭，搖搖擺擺走向周太太家來。剛到門口，見裡邊一個老頭兒，劈面衝出，撞個正著。抬頭瞧時，不覺猛吃一驚，身上戰了個寒噤，連忙退步不迭。

瞧那老頭兒時，卻毫無動怒的神氣，也並不來查問自己，竟如無其事的向東一步步走去了。小胡心中不勝詫異。看官，你道這老頭兒是誰？原來不是別個，正是周太太嫡親丈夫周湘卿先生。小胡見了周太太，便把碰著湘卿的事說了一遍。周太太笑道：「你膽也太怯了，怕他怎的，我的事他是不敢來管的。」

小胡忙問何故？周太太道：「他這人本是胡裡搭塗慣了的，你老子在走動時，也並不十分的避忌，何況這會子我合他已經約法三章了呢。你以後盡可不必怕他。」

小胡道：「怎麼約的法？」

周太太道：「你瞧他自己規矩麼，姘了小姨不算，還要姘小姨的童養媳婦。我勸論他幾回，終是不聽。我就向他講明，你有著家食不吃，偏要去找野食。我好好的家食被人家奪了去，就找點子野食來補補虛，也不能夠說我無理。男和女同是一般的人，一般有著頭目手足，一般有著聰明才智，男子幹得，女子也沒什麼乾不得。你要管我，你自己先守起規矩來，你守了規矩，我如果再犯不端事情，恁你斫掉我的頭，我也不敢同你響一響。這會子可是不能，他被我說得啞口無言，就回我道，依便依你，只是此後大家

不能管大家的了，不要我不吃的醋，你卻橫來干涉。我道，我總不來管你，只是你受了外頭人虧，可也不要來告訴我。從此後他便不來管我了，你還怕他怎的。」

小胡道：「怪道今天碰著我，竟同沒有瞧見一般。你沒有早向我說，害我白吃一嚇。」

周太太才問：「這幾天有甚貴忙，我這裡竟有六七天不來，敢是有甚得罪了你，你惱了我不成？」

小胡道：「你也沒甚得罪我，我也不會惱你，這幾天我身子有點子不適，睡倒了幾天，怎麼能夠來呢。」

周太太把小胡仔仔細細一打量，呸了一口道：「你這鬼話，請去向三歲小孩子說罷。就是三歲小孩子，也不見會信你，倒想哄我。」

小胡道：「我沒有哄你呀，你不信到我店裡去打聽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也不用打聽，我難道沒有眼珠子的麼。你自己拿鏡子去瞧，可像生過病的人不像。白白的面孔，紅紅的嘴唇。」

小胡道：「我簡直害病呢，不害病詐病哄你做什麼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你害點子什麼病？」小胡囁嚅道：「這個病可能夠告訴你，就告訴了你也不中用，你又不曾替我醫治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你說出病源來，我自備有仙方，會醫你的玻你到底是什麼病？」

小胡道：「我這病也是你害我的，不是傷寒積食，不是痧氣春瘟，的確確是透骨相思症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是相思病麼，你想那個，可是想我？」

小胡道：「你我已經有過相好，又不隔著千山萬水，就想煞總也不至於成玻」

周太太道：「不是我麼，你想那個？不好直說說。你我這樣的交情，能夠替你出力處，總沒有不肯的。」

小胡道：「是真話麼？」

周太太道：「你幾曾見我說過假話來。」小胡聽說，跪下地，別樸別樸先叩了兩個響頭。周太太忙把雙手扶起道：「快不要如此，有話儘管好好的說。」

小胡道：「只要你肯出力，我的事情就成功了，如何不要叩謝。你道我相思的是誰？」

周太太道：「你不說我如何會知道？」

小胡道：「就是這裡兩位妹妹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難得你這樣厚情，只是他們姊妹兩個都沒有攀親，現在給你破了身，停日子嫁到夫家去，拿什麼臉子見人。」小胡再四央求，周太太知道不答應一定要決裂，眼看著這樣白胖胖、乖玲玲一個小伙子跑掉，究屬有點子不捨，只得權時答應，以顧目前之利。

從此鳳姑、小燕也得近著禁燬了。周太太和楊太太，一個是婆媳聯床，一個是母女聯床，姊妹兩人在風流界上，都能釀出空前的佳話，總算稱得難姊難妹。然而周太太自己雖然稱心樂意，目睹湘卿混在乃妹那裡，終還有點子不舒服。

也是合當有事，這年兒子介山恰巧從上海回家。此時介山還不曾娶有老婆，年紀也只二十歲左右。秉著這樣兩位賢父母的遺傳性，風流放誕，自然是不容說得。周太太見過兒子，就把湘卿的行為訴說一番，說：「你老子這樣一把年紀，還不肯正正經經過日子，沒日沒夜混在你姨母那裡，索性大小長幼都沒有了，連你沒有成婚的表弟媳，都拖在渾水裡。外邊講得什麼似的，我折了臂膊向裡彎，一個是丈夫，一個是妹子，都是自己人，吃的苦真是說都說不出。恭喜你回來了，大家計較計較，你可有甚法子，勸勸你這老不正經的老子。勸醒了他，大家都好。」

介山道：「兒子回來了，本要去探望探望親戚，等我到母姨那裡，見過母姨再說罷。」當下介山就把上海帶回的香蕉、香腸、柚子、餅乾等物，分了點子，親自拎著，到楊太太家來。見過母姨，呈上禮物。楊太太多年不見外甥，現在見介山出落得一表非凡，宛然是個青年小子，不由得不歡喜起來。就殷殷勤勤留他吃飯。一面有搭沒搭的攀談，問問生意情形，又問問上海風景。介山談鋒本是一等，講得個津津有味。楊太太聽得樂極。介山談了會子，忽問道：「母姨，巧寶妹怎麼不見？」

楊太太道：「這丫頭面腆不過，躲在裡頭不肯出來。其實哥哥是自家人，見見也不礙什麼。」

介山道：「我沒有上海去時光，那一天不和秋生弟巧寶妹一起玩耍，到現在合上眼想起來，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呢。巧寶妹倒又面重了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去喊他出來。」隨喊道：「巧寶走出來。周家哥哥在這裡，快來見見。」巧寶聽喚，對鏡掠了掠鬢角，換上件竹布衫，才慢慢地出來。介山一眼瞧見，忙著迎上前，作揖問好，品稱妹妹。羞得巧寶還禮不迭，嘴裡含含糊糊回叫了一聲，傍著楊太太坐下，低著頭只顧弄那白洋紗帕子，卻不住的偷眼打量介山。介山嘴裡雖和楊太太搭話，一雙眼珠子不住的溜射巧寶。兩個人，四個眼珠子，像無線電似的飛來飛去，飛一個不祝看官，這時候楊太太倘然不在眼前，早不知演出何等景象來也。

你道這為甚麼緣故？巧寶和介山，一來本係舊識，二來俱在青年，三來介山上海住了幾年，渾身打扮都是海式，十分漂亮，四來巧寶本嫌湘卿老嫗，勉力承歡，無非是慰情聊勝。有此四因，所以熱度愈加利害。介山更指天畫地，講說點子上海新聞，講到發鬆處，引得楊太太、巧寶都彎腰大笑。三個人在客堂裡說說笑笑，十分熱鬧，只把個湘卿冷落在房間裡，冷的冰都結得成，又不好意思跑出來。

左等右等，直等到點燈時光介山才去。恨得湘卿躁腳咒罵，從此介山不時母姨家來，和楊太太、巧寶談天，湘卿心裡雖然不快，然又沒法子禁止兒子不來，不多幾時，介山和巧寶竟然搭上了手，巧寶得新厭故，竟然不要湘卿了。

湘卿恨極，要告介山忤逆，又因老婆護著兒子，無從出氣，父子兩個為了巧寶，不知爭鬧過幾多回數，周太太卻回回總幫著兒子，數說湘卿的不好。把個湘卿氣得沒處發洩，只好到楊太太身上出本，將應許加貼的錢，截住不貼。楊太太也不是好惹的，見湘卿反悔成議，找出他所寫那張借據，要拖湘卿衙門裡去講話。湘卿分辯道：「並不是我反悔，你們先破了約。我現在利益一點子得不著，還要出這冤錢，天下可有這個道理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可不知道這些話你不要向我講，你自己去問你自己，誰叫你生出這樣孝順兒子來。我只問你要錢，你不給我我就進衙門告你去。好在有憑據在我處，一千洋錢，不怕你少了我半個邊兒。」

湘卿道：「這明明你們串通了，吃銷我一箇子。須知我也不是好吃銷的人，你要告我，我也沒法子叫你告，我只好挺吃你官司。」

楊太太見湘卿硬言挺撞，不覺忿火中燒，一個頭拳撞過去。湘卿沒有防備，撞的幾乎打跌。忙道：「這算什麼，這算什麼。」

楊太太撞在湘卿懷裡，撒潑道：「我這條命不要了，今天和你拼了罷。你欺我是個寡婦，索性請你欺煞了。你想賴我的錢，你想賴我的錢。」

湘卿道：「你有話放了手好說的，不要這個樣子，人家瞧見了，像什麼呢。」此時巧寶也出來解勸，抱住了楊太太，死命的拖，休想拖的開一步。

巧寶道：「媽媽放了手罷，你吵煞也沒中用的。姨丈有了良心時，不來欺侮我們了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我今天定要請他把我弄死，不弄死不休。」

湘卿道：「你說我賴掉你的錢，我幾曾借過你半個錢。我周湘卿究竟還要做做人的，休這樣。」

這句話沒有說完，早被楊太太呸了一口道：「你還想賴掉麼，沒有借我的錢，借契怎麼會在我手裡的？」

湘卿道：「這是我上了你的當，被你哄著寫的，如何當得真。」

這時光，鄰舍人家聽得鬧聲，也都走攏來瞧看。楊太太見人多了，就放開湘卿，告訴眾人道：「你們給我評評這個理，他借了

我一千洋錢，半年工夫本錢利錢半絲一忽都沒有收過他，現在我自己要用了，問他討討，倒回說沒有借過，想圖毛賴。我是個寡婦家。積幾個錢很非容易，他竟要賴我的，可有這條道理沒有。」湘卿忙著辯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去信他，我從沒有借過他的錢，這是他故意誣蔑我。」

眾人問：「有借據沒有借據？」楊太太道：「借據是他親筆寫的，現在我處。」遂向身邊摸出那張憑據給眾人瞧看。

眾人道：「借據確鑿，周先生可沒有話說了。楊太太是寡婦家，你賴他錢，道理上真是說不過去。」

湘卿道：「眾位明鑒，我周湘卿簡直沒有借過他半文的錢，不信但看這借契，連中人保人都沒有的，那有上千塊洋錢進出，會這麼隨隨便便，對手交付的。」

楊太太道：「都因是至親，我當你是個人，總不會圖賴我，所以當日中保都不曾用得。誰料你這狼心狗肺，竟拿來做了賴債張本。這事我當時那裡想的到。」

眾人道：「周先生可沒得說了，你也是場面上人，圖賴這幾個錢，我們替你想想，也很犯不著。他們寡婦孤兒，做親戚的理照應照應，沒的倒去圖賴他錢。」

周湘卿被眾人說的急了，只得道：「眾位不要信去他，我來告訴眾位，這一張借據，果然是我的親筆。但是我寫這張借據時，卻另有一個緣故。現在逼上樑山，我也不能不說了。」遂把怎樣圖姘巧寶，怎樣逼寫契據之話，一字不遺，細述一遍。眾人聽了，無不大笑稱奇。

楊太太罵道：「你這殺胚，你賴了我洋錢不算，還要壞我們婆媳兩個名氣。我是個寡婦家，任你欺侮欺侮，也還罷了。巧寶還有秋生在呢，你安心要他兩口子不和睦，安心要巧寶不能做人，是不是。你這殺胚，你安了這種好良心，我看你有收成結果。」

眾人都道：「周先生，這種沒憑沒據的話，說他做什麼。你借過錢，我們也沒有經手，沒有借過，我們也沒有看見。總之憑據確是實在的，就告到當官，你總脫不了。」

內中有個精通法律的攬言道：「周先生，我看你還是認了借錢的好，只多賠掉一千塊洋錢。若照你方才所說，姨父謀姘姨甥媳，那就是亂倫重案了。你老人家這顆腦袋，恐怕未見得保的住了呢。」